



康巴周末

康巴文学

2024年2月2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南泽仁 版式编辑:边强

腊月雪歌

◎子诺

一·小片春天

落地窗隔开呼啸的北风
和腊月里肆虐的雪
火焰在壁炉里猎猎跳动
撑开冬季里的
一小片春天

新制的茶 陈年的酒
紫砂壶里滚着
大段可回首的岁月
这是你讲过的童话
我写过的文字

炉火微醺
我忽然心生贪念
想把你从飘忽的梦里曳出
以绕指柔封印
一瞬间 定格永恒

村子深处的灯光

村子睡熟了
夜色黯淡了红瓦白墙
白昼里的人声烟火气
也息止水

村子深处的一个门口
却还亮着灯笼
柔光照亮积雪的小路
打开时空的隧道

没有行人了
只有一条贪玩的小黄狗
和它的影子
向着灯光奔跑

仿佛 它也知道
那盏灯是为它而留
亮着灯的地方
是它多晚都要回去的家

冬夜的风雪

冬夜的风雪
不知是谁的梦魇
这样的夜里适合醒着
思索 怀念或者放空

我们总是在不断预见未来
而未来是一个和数
包含所有过去和现在
也包含了今夜和今夜的风雪

包含所有拒绝和接受
包含逃离和面对
包含放弃和承担
包含爱与不爱

希望 在一个更远的未来
还能遇见一个冬天
和一夜不眠不休的风雪

关于雪

相遇一场雪
是温柔的 无风的
鹅毛一样轻盈的大雪
着一袭红衣
去看山巅盛放的红梅
去叩庙宇的朱门

然后 虔诚如僧侣
在红梅树下端坐
任纷纷扬扬的雪花
覆盖红梅 庙宇和我

总要有这样一个瞬间吧
除了天地
无人知晓心中的祈祷
遗忘世界
也被世界遗忘

诗歌版精选

露营灯的光/照亮了雪地上两棵树/夜幕里/它们每一根枝条/闪亮了起来
头顶的天空/无数的星辰泛着清辉/半黑半白的远山之下/平整的大地上/雪无边无际地蔓延
三脚支架上的摄像机/忽明忽暗的屏幕在闪烁/记录着今夜的旷野/记录着它/空阔,静谧,苍茫的美
——《旷野》

7

人类主流文学精神 康巴当代文学阵地 康巴当代文学旗帜 康巴未来文学摇篮

等一场大雪过年

◎黄官品

唯独回家过年不能缺席

腊月年关,喧嚣沸腾的都市
突生些空旷与荒芜
剃光头的街心
谁的脑门皱成一封回家的书信
如期而至的
还有无法躲过的诺言

藏在匆匆脚步中的梦呓
行囊空空装满的打算
从昨夜明天滚出来的大石头
迎面砸倒自己
砸向飞速而来的高铁
在外无法描述的局
沿着旬然而去的铁轨,铺展开来

系在腰间的那条麻布口袋
没舔过这座城市的一滴油水
满面蒙尘的身心
散发着家乡蚕豆花的芬芳
家家户户屋檐下
大红的春联,威武的门神
噼里啪啦响起的爆竹声
让你瞬间忘了
在外捉襟见肘难堪的面色

一阵阵无处栖身的寒风
一场场无钱回家的冰雪
站台高处心里慌张的大挂钟
在所有外出人的心底
滴哒滴哒敲打碎了一年的工期
手握一张奢侈的高铁车票
不等天亮,就到了云和月的故乡

晨昏线耕种过的土地
村口那棵拴牛的老梨树
房前那棵腮红的梅
踏进家门喊一声“娘——”
端起一碗酒来
连说一句话都是多余的
唯独回家过年,不能缺席

等一场大雪过年

纷纷扬扬的大雪,按照孩子们奢望的坡度
从家家户户门神对联的隐喻中飘逸出来
将除夕的年夜饭
将过去的人和事深埋起来

穿新衣的娃,一口口吃掉苍茫的雪地
从上苍赐予的雪花中伸出小手张开小嘴
探出小脑袋
蹦蹦跳跳撞个满怀的红与白
麻雀肆意渲染的寒戏,温暖光秃秃的枝头

此起彼伏的爆竹声,炸出锅底塘的大雪年
游龙舞狮般从清澈见底的天幕蹿出来
暗自较劲踉高跳的大寒和立春
天地间,一身棉袄裹不住桃蕾的心事

母亲透过窗花,坐守一片虚无的喜悦
怀着意想中的瑞雪丰年
一双长满老茧的手,养活原野上一粒粒冻僵的泥土
大雪纷飞,缝补着怕冻挨饿的又一年

导航春秋的八卦图

一缕缕炊烟打开天空
捧读阳光和雨水
维持一座山一条河的落日
那年瓜熟蒂落的秋后,云飘出村口
说是外出打工,回来带走一阵阵风
来年开春,又带走一场场雨
从此,乡村滋生了一种不消化的食物
——乡愁
种地的人越来越少
布谷鸟催春的叫声,一个虚无的生物钟
春种秋收的大幕,闲置田野上
一缕缕炊烟,从天上跑了一间间老瓦房,坍塌在黄昏暮色里
村外新建的一幢幢楼房,一年四季守护
忘不了了的乡村,草木翻身做了主人
受株连的牛大哥羊婶子,也断了香火
那些祖传的锄头镰刀曲辕犁
一场场满天的雨水
扔到撂荒的田野上,迟早一天
会被岁月的风,吹走
一直留守村里的是
预告开花结果的二十四节气
成了人们活着导航春秋的八卦图

边缘积雪

◎桑丹

幻境

黑夜的大雪多么澄澈
那白色的幻境像时光的终点
我的忧伤、爱恋、祈祷
以及死亡的歌唱
在这幽暗而又光明的世界降临
我背负着人类的苦难独自前行

把我的命运迎向大地和天空
将它转化成神赐的使命
日渐地顿悟
卑微的我低下头颅,俯下身去
犹如坚硬的雪花
匍匐于漫长的道路
我爱着的凄凉
让我无法释怀
在静默中沉吟
在单薄的想象里
叙述一种厚重的愿望
我试图知道
哪一片疼痛的雪是为我而飘落

我,短暂的漫游者
对过去和未来充满战栗
我看到落雪的阴影多么灿烂
我终于相信
我紧握的芬芳
仿佛阳光汹涌的源头
一滴幸福的泪水
像久违的光芒
蔓延到一生
在告别的岁月到来之际
我渺茫的歌声
能否使我爱着的和我爱的人
在白雪的幻境边缘
用最后一节音符的微光
为内心的一缕忧伤照亮

暗影

这唯一的,秘密的珍藏
以何种方式遗落人间
这化身的疾病已蒙尘多年
不安的隐痛,闪现的芬芳
随意的变幻遮挡了我的目光

取下颈间的璎珞
这灼热的印痕
犹如残破的暗影
我虚掷的时光
迅即沧桑
倾斜的手势
使我忽然间失去了平衡

独自冥思苦想
黑夜的神灵
转动湖水般闪烁的经轮

冬雪笔记

◎良木

雪地的野花

它尚未打开的花苞
止于一场霜寒
随之而来的大雪
也是帮凶

它瘦弱的身體
从厚厚的积雪中挣脱出来
将空无的枝干
举向天空

雪中

雪在她身边簌簌地飘落
整个天地之间
布满雪花白色的轨迹
白了她身后的树
白了她头顶的伞

秋千的绳索
此刻有着彻骨的凉意
宽大的踏板安静地低垂

偶尔的显现
我欣喜若狂
转瞬又被风暴肆虐
让我悲痛欲绝

渴望拯救的我
心灵的幽径是一座旷世的迷宫
这罪过的一生
要经过无数次的清洗
我灵魂的主宰
请证得我无上的解脱

回忆

野兽般的酒撕咬着你
我的亲人,你已经过体鳞伤
凌乱的篝火
在你粗硬的掌纹里跳跃
在你荒野的嘴唇边熄灭
前定的命数被另一个梦魇摧毁
死亡的气息像苦涩的蒿草
它在生锈的秋风中零落成泥

时隔多年
我仍在打听到至今未归的你
我牵来一匹草叶上的骏马
我暗自祈祷
它那郁郁葱葱的蹄声
是不是把你的音讯传遍了天涯

我的血管里总有隐隐地嚎叫响起
这该是怎样的先兆
伤痕累累的我饮下幸福的醉意
这片刻的滞留:你深深浅浅的脚步
被黑夜悄无声息地吞噬
亲人啊,当幽深的回忆像急流
拍打着你离去的背影
我虚掩的痛楚
依然清晰可辨

呈现

高高在上的净水
幽禁于瓶中的水晶
鲜艳的翎毛轻拂闪亮的碎屑
是谁穿过时光的缝隙
与一场薄雪的距离如此相近

昨日的幻影悄然移动
这短短的今生
就这样过了
绝境中异常的美
就这么消失殆尽

隐忍的人,坚守内心的空寂
啜饮未能倾尽的甘露
一滴晶莹剔透
以冰的速度再次重温尘世的寒冷

厚厚的雪覆于其上
看不到它原来的模样

她静立在秋千旁
神色恍惚
似乎回到了刚刚逝去的秋天
回到了秋天里的故事

旷野

露营灯的光
照亮了雪地上两棵树
夜幕里
它们每一根枝条
闪亮了起来

头顶的天空
无数的星辰泛着清辉
半黑半白的远山之下
平整的大地上
雪无边无际地蔓延

三脚支架上的摄像机
忽明忽暗的屏幕在闪烁
记录着今夜的旷野
记录着它

罪过的人
追逐曾经失散的人生
像一行破碎的踪迹多么眩目
明亮得如此纯净的悲伤
是否终结于流水的灰烬

夜歌

呜咽的灯火
横亘在遥遥的路途
它为我夜歌嚆住一行
长长的热泪
像一条河流卷起的波涛

净域的守望者
满怀短暂生涯的漫长痛楚
我看见低飞的鸟群
舒展青铜的羽翅
奏响原野深处的序曲
白银的骏马
驰骋月光的风暴
仿佛大地飞溅的汁液
渗透到我干涸的内心

风起时节,悬挂的灯火
在不断的摇曳中
让这些瞬间的美持久而温暖
被十指的冰凌催生的花蕾
是我初次吟唱的歌谣
从积雪的深渊中次第绽放
芬芳四溢的辽阔和自由
令我山重水复地奔赴
只为一个前世践行的约定

一盏删节了光芒的灯火
注定在我斑驳的阴影里
投下重新明亮的感动
我听见充满心灵的回声
像沿途轮廓分明的风景
我已经准备好日夜兼程
然后,抵达无限的遥远

空阔,静谧,苍茫的美

夜雾中的街

远处楼群
只剩下一个模糊的轮廓
昏黄的街灯
照不亮前行的路
夜色中的雾气越来越浓重

闪着雾灯的车辆
慢了下来
在我的身侧缓缓地前行
车顶的高位制动灯
时暗,时明

街边的我
此刻前路一片迷茫
也慢下了来
中年的我要看清自己的路
才会从容前行

